



桂树生兮山致幽

杜文涛

午后的阳光打在桂花树上。我背悬山坡，面向桂树，看见绿绿的树叶淌着油旺旺的光。树后是迤逦的山，满头白发的朱方清手持着旱烟杆指着高处告诉我，近邻的人叫这山为狮子头。身后的坡下流动着一条白花花的清流，我知道这河名曰滔河，为汇入汉江的贡河的支流。

阳光灿灿，山谷里一片明亮。方觉夏深的季节里，万木葱茏，缕缕又香又涩的草木味弥漫在桂花树的枝叶间，飘然在岔岔凹凹里。

这是一株十多米高的桂树。桂树独木出土，半人高后八方散枝成丛状。枝杈菜盆般粗细，大小近一，形状大致，直立的、斜伸的，挤挤挨挨二、三十枝，匝匝密密黑黝黝一团，好似人为斫槎的巨型盆栽，抢走了我们同行人的惊叹！

遍地有桂。印象中，桂树总是高高独立，或者是三五分枝，如此低处分蘖、从生四野状的桂树，倒是先前没有想象力作为参照物的。

桂树树干处也许两人可以伸臂搂抱，分权处估摸着得四人牵围。人触摸于树身，枝触也触摸到了人的发端。脚踩着“野有蔓草”的地，头顶着“清扬婉兮”的枝，眉角陡自飞扬，眸子溢盈盈。

想起一首读过的古人的赋：“桂树丛生兮山之幽，蹇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瞻瞻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

我诧异于树的形体，也讶异于树的粗大。我问树高寿了？手抚树身的朱方清答曰：“寿不高，还不到八十。”我疑问于树龄的精确。老人再答：“这树是我小时候栽的，记得栽树时我十岁了，已懂事了，刚有气力动得了锄头挖得了树坑。树苗子是我从斜坡下面吴家瓦屋场姑奶奶家挖回来的。”我又问为啥想着要栽桂花树？老人续答：“当年人小，只知道桂花香，见吴家姑奶奶把桂花当茶喝，我去了还给我泡到喝，好香啊。茶喝了，见到有几株小桂花树，便向吴家姑奶奶要了一株，连树带根上的土，挖回来栽上，那树苗和我当时差不多的高。桂花树命硬，栽下便活了。这地

方土质好，树长的快，年龄不长，却长得大。”

桂花树常年在这里生长，飞虫、鸟群却在季节的更迭里变换着亲近树的部落。树冠里有知了一声声的啼鸣，间或地传来枝梗上喜鹊的鸣唱。知了是立着或卧着难以知晓，我却看见了黑白斑驳的一对喜鹊，它们有着绿蓝色的翅膀和楔形的尾巴。它们和树下的我们一样，青睐于同一棵树的树荫，欣赏着同样的景致，萦绕着相一致的心境。

我问老人贵庚？老人答：“民国二十四年人，今年八十四有了。”

树邻老人家农舍。长溜溜一排十多间，两端各横两间偏厦，撮箕口状，有着山里大户人家的模样。屋土墙木窗，壁黄棂褐，洇着山野的彩。房石板为瓦，面玄容匣，映着岩崖的色。庭前桃子坠满桃枝，庭边一溜美人蕉、一溜荷花菜。坐在清风翥翥的葡萄架下，呷着甜醉的鲜桃，赏着蕉红花黄，心绪静下来了，时空慢下来了。

慢下来的时光里，我们一圈人说着闲话。老人的长子朱世中是我多年的旧识，他先后任过滔河镇和县交通局的书记。在老父亲面前，年适花甲的他，恭恭敬敬听的时候多，插嘴接腔说的时候少，有着桂花树一样的宁静与谦逊。

朱世中兄妹七人，五儿两女，个个添子，有的子又续子，四世得以同堂。兄妹们大都在外工作，平日里只有三弟一家和父母在老家居住。老人说，别看平时院子里人不多，逢年过节儿孙、曾孙们回来了，满屋子满院子的都是人。去年除夕夜，全家在院子里搞了个家庭篝火晚会，四十八个家人全部到齐，烤了整羊子，还烤了鱼和青菜，啤酒喝了几箱子，光木柴烧了干把斤。

桂树矗立蕤蕤，儿孙瓜瓞绵绵。我问老人这其中是否有内在联系吗？老人笑说：“栽树时我还是个小娃娃，哪想到那么多。后来才知道了桂花是个吉祥树、富贵树。桂花与‘贵’同音，种在屋边上沾了个贵气，讨了个喜气，全家人丁兴旺，都过的顺顺

畅畅，也许真是沾了桂花树的光呢。”朱世中说，人有子嗣，树也有子嗣。我结婚后在坡下面滔河边泗王庙边修了房子，从这树上压枝育了几根小树栽到屋旁边。树长大了，后来被县植物园看上挖了三棵去移栽，现在也有小脸盆粗了。

我们聊起朱家屋场的来历。老人说朱家祖先是乾隆年间从安徽省潜山县黄泥石门迁徙到岚皋县滔河岸边坪村这合地上的，忙时开荒种地，闲时砍树放排，渐渐在这巴山里兴起了家，传下了人。后来人口增多了，便就近四散居住，到现在全族有三百多户一千多人，成了滔河边上的一个大家族。

我问有家谱相承吗？朱世中答说老谱原在位长辈人家里，文革“破四旧”时怕被红卫兵搜去毁了便藏在堂屋屋檐下，后来去找，却发现被老鼠啃成了碎片。老家地址和派行是他父亲原看过家谱凭心记的，前几年他寻祖跑了趟安徽老家，找到了朱氏根脉，续上了宗谱。从派行上看，老祖先搬到这有十三代了。

阳光在葡萄架上弥漫，叶藤臃肿纠缠，豆蔻般的葡萄已成粒成串。青色的蜻蜓静静地栖在枝条上，只在偶尔地翕动翅膀时，将人的眸光悄然地搬动。蝉歌依然在桂花树高处鸣响，哧哧啦啦，缱绻延宕地流入葡萄架下。蝉鸣与夏天相互滋渥，如同人的当今难与过往切割。

朱方清看过家谱，他必定识字。老人这个年代的人小时能读上书的不多。老人见我疑惑，说他小时候上过私塾，私塾就在这院子边上，土墙石板瓦，墙檐高，窗子多，老师是本家的一位秀才。私塾后来没办了，时间长了便垮了。听朱家的老人说，这老师的爷爷也是位读书人，还当过清朝的官，坟在蛇头嘴上，墓碑现在还在哩。朱世中见老人说完端起茶杯喝茶，接上父亲的话说：坟离这不远。续谱时我去抄过碑文，坟是光绪年间的，老祖先叫朱祖荫，高我五辈，碑上记载他任的是皇清例授修职郎一职。我在网上查过，这职位是文官的散官阶，一般为正八品。

我们趣笑朱世中，说他是官宦之家，名门之后。笑声中我问老祖先传下来的有什么老书或老物件吗？答曰：他小时候见过几本线装的书，那时他还不识字，也不知道啥书，后来便不见了。朱方清说：是木刻版的四书五经，后来公社派人收去烧了。

缄默中我们静静喝茶。朱方清的老伴不时地从屋里走近葡萄架下，续满一盘盘的山货小吃。方桌的正中盛放着一小盒核桃，那是去年秋天贮存下来的干果。皮薄薄的，核白白的，手掌轻轻一捏，壳便破了，溢出醇香的香杏的味道。

院旁的玉米地一派墨绿，遮蔽敝地。秆上正在萌起着玉米棒，酿育着苞须，在濡软中充溢着饱和的粒，在旋律里润泽着山货小吃的香杏的味道。

坡下的滔河边峭立着险峻的“张飞岩”，人坐在院子边，俯眼便可瞰着。朱方清说，那是河边两块对峙高耸的大石头。传说张飞曾来到这，他坐在岩石上歇息，将脚伸在水潭中洗脚换鞋。他脚穿草鞋，脚足巨大，走在潭边留下一双一丈二尺长的烂草鞋。山民们看见大草鞋都很惊异，口口相说，代代相传，这石岩便得名为“张飞岩”了。

阳光西斜，山色在杏黄与铜绿的山影中连接。山脉低缓，河溪岑寂。空气中飘逸着缕缕的山风，燠热正在稍稍散褪。

朱世中接着他的父亲的话说，张飞岩的传说跌宕婉转，细节丰满，父亲只说了个大概，细说有些绵长，故事风趣而又传奇。

夕阳余晖，葡萄架下，朱世中叙说着张飞岩的传说。时空相隔，渺远赓续，故事向着时光深处掘进，岁月在意念中牵绊。

太阳落下了山了，月亮还未升起。我们向朱方清夫妇和他的家人告别。拐过屋舍，下山的路在桂花树下折弯。天暮人归家，日晚鸟归林。独木为林的桂树上蝉声应和，群鸟唱晚。遁声仰望，黑团团的桂树蹲在坡上。那蝉声，那鸟鸣，穿透了幽静的夜，飞到了黛玄色的天上。

童年，是我坎坷人生中的暖，为我送暖的人是爹。在繁忙的经商生涯中，他从未减少对我的陪伴。虽然生活艰辛，爹仍保持着一颗童心。他带我捉蝴蝶儿、捕蝴蝶、捉蝉，甚至要牌也让我跟着。

爹有要牌的嗜好。由于做生意，他兜里常有钱，不忙时，就找朋友要几把。娘悄悄跟踪，爹经常跟娘捉猫猫。他说去个茅房，转眼就不见人影。有时，故意做出不想出门的假相，等娘放松警惕，就趁机溜走。娘回姥姥家晚上不回来，爹就带着我到他的“窝点”要牌，我对爹的去向了如指掌。娘发动我盯梢，我是娘的死党，常盯住爹不放。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忍不住想笑。每次我抓住他要钱，他就抽出几元“贿赂”。我拿了钱，再回去报信。娘从不出卖我，编出各种理由找上门骗他回家。

爹的输赢写在脸上，从表情就知道他的战况。若输了，娘就借机教训，爹耷拉着脑袋像战败的小兵似的乖乖听军官训斥。若赢了，可就热闹了。他一回家就笑嘻嘻地给我们发钱。我们一看他出手大方，就互递眼色，随后一拥而上。娘抱住爹的双腿，我和姐姐分别抱住一条胳膊，弟弟从他兜里掏钱。爹扯着嗓门喊：“别拘光——给我留点儿——”他嘴咧得老大，两排被烟熏黄的大牙像生锈的铜刀，暴露无余。眼睛挤成一条缝，鱼尾纹像跳动的音符随着他的喊声微微颤动。娘边笑边喊：“谁也不许松手！”爹再用力挣扎，也没人理会。直到爹兜里的钱被掏空，我们才松手。爹像战败的公鸡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祈求娘给他俩钱儿。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让人笑话。娘见他可怜兮兮的，就抽出两张还给他。

后来，爹开始藏钱。砖砌下、墙缝里、炕席间……由于我盯得紧，总能找到。有一次，我和伙伴过家家，无意间发现窗台上的一块砖下面压着三张“工农兵”，那时候，这可是不小的一笔。我猜是爹藏的，就揣到兜里。爹找不到钱，试探我：抻抻，你见窗台上的钱了吗？我说：我没拿你的三十元钱。此地无银三百两，爹朝我要，我转身就跑，爹撒腿便追。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大街跑去，两条腿比轮子还快，小辫飞起来，脸蛋上的肉上下跳动。爹边追边喊：“坤——把钱给我——”我回头瞅他一眼：“不给——”可那时的爹正值壮年，不一会儿就把我抓住。他抱住我，硬把钱掏出。我哪能就这么算了，抱住他的腿不放，他只好给了我就只剩一张了。

不过，我们姊妹几个都喜欢爹。他一点架子也没有，经常逗我们开心，想方设法呵护我们幼小的心灵。

六岁那年的一个秋夜，家人围在灯光下剥玉米，姐姐惹怒了我，爹不安慰我，还批评我大吵大闹。我的坏脾气爆发了，随手抄起一根木棍朝爹的小腿抽去。爹嘿嘿一笑，双脚跳起，躲过去了。我不服气，又给他一棍，他又躲过去了。我更加没有面子，甩门回到屋里。中午，谁叫也不出去吃饭。可那天他们吃的是香喷喷，辣嗖嗖，软乎乎的豆腐脑，姐姐吧唧嘴的声音格外响。流口水，也要保住面子。可那香味一个劲儿沿着门缝往里钻，馋得我在屋直打转儿。几缕阳光从门缝里射进来，光洒在地砖上印出一个个小光圈，腾起的灰尘像彩色的小晶体在光线里飞旋着。我真想变成一粒灰尘从门缝里钻出去，偷吃几口。

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迅速闪进里屋，透过门帘缝向外偷看。是爹，他把一碗豆腐脑放在桌上，转身走了。我赶紧去外屋，刚吃了两口，门吱呀又响了，我又闪回里屋。仍是爹，他把一筐馒头放到桌上，又走了。我再次出去偷吃。不一会儿，那碗豆腐脑就被我吃光了，气也消了不少。

吃完饭，我仍端着面子不肯出去。爹有意在外面喊：“买好吃的去啦，谁想去？”姐姐喊着要去。爹说：“不带你，谁让你惹坤生气哩？”听爹这么说，我得意极了。爹拉起我的小手走出屋门，我狠狠撇了姐姐一眼，神气地跟着爹上街了。心想，爹可真给面子。不过现在想想，或许是姐姐与爹为给我台阶演双簧。

如今爹老了，依然童心未泯，越发像个孩子。我爱爹，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温暖的童年。

深夜一谈

柯荣

女儿城的泼水节

温洁

女儿城是我们在恩施州游玩的首选之地，因为在市区很便捷。炎炎烈日，但并没有消减数以万计游客的热情，偌大的停车场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车辆，并不宽阔的古老街道上人流如织。这是一座独具特色而又饱蘸土家族风味的城中城，我惊叹于别具一格的吊脚楼，仰望着一串串错落有致的红灯笼，触摸着长街古香古色的雕塑，吮吸着长街四处弥散的土家风味。走在女儿城，文化元素直逼你眼，真是目不暇接。土家族的文化元素雕刻在建筑物的棱角上，编织在美女帅哥的服饰上，荡漾在琳琅满目的美食上，陈列在恩施民俗博物馆里，视觉和味觉里的女儿城——真是一个民族文化底蕴丰厚的城。

最幸运的是赶上了女儿城火辣辣的泼水节，出行锦上添花。欢呼声、泼水声跌宕起伏，土家族民歌铿锵有力，节奏鲜明，随风飘远。小伙子们拿着高压水枪从吊脚楼二楼左右扫射，土家族幺妹端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盛满水的塑料盆从二楼尽情泼洒，好像是在挑战，又像是回应，实则是在表达着美好的爱情。欢呼声一浪更比一浪高，泼水声一浪更比一浪强，歌舞升平，整座城都沸腾了。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正在进行中，我害怕淋湿了衣服，只能站得远远的，但看得出来很多人是有备而来的。密密麻麻的游客也是“全副武装”。有撑着伞近观的，有拿帽子遮挡的，有拿防晒衣遮挡的，有拿水桶盖遮挡的，有拿七彩塑料盆遮挡的，他们都在享受着无比欢乐的美好时光。街上人来人往，也有光着头远眺的，有的躲在居民家门口，有的靠在楼宇之间的缝隙里，还有的躲在店铺里。老人相互搀扶着，孩子们水中奔跑着，青年男女相拥而立，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着节日的快乐。人们都想亲历泼水节的全过程，任凭水从头而降，湿透衣裳，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生气，反以此为荣幸，据说被水泼到来年财运好、身体好、仕途好、一切都好。

夕阳渐渐退去，泼水声渐渐消失，女儿城渐渐安静下来，我们也放慢脚步，开始细细品味这土家的底蕴。视觉抹不去的是，街道里伫立着很多处造型奇特的雕像，每一尊塑像好像都在向你诉说它们的故事，仿佛那神秘的传说、那动情的故事，让你神采飞扬，仿佛也会激发你对爱情的向往。耳畔，偶尔传来摔碗酒摔碎碗的声音，女儿重现经不起诱惑，“老板，来一碗！”双手接过，深深呼

吸，酒——香；畅饮一口，酒——浓；用力一甩，碗——碎。很多游客驻足，或许真想当一回武松，试一次三碗不过岗，用酒香和碗碎来消逝心中积淀的忧伤或愤怒，与这一段或甜或酸的岁月时光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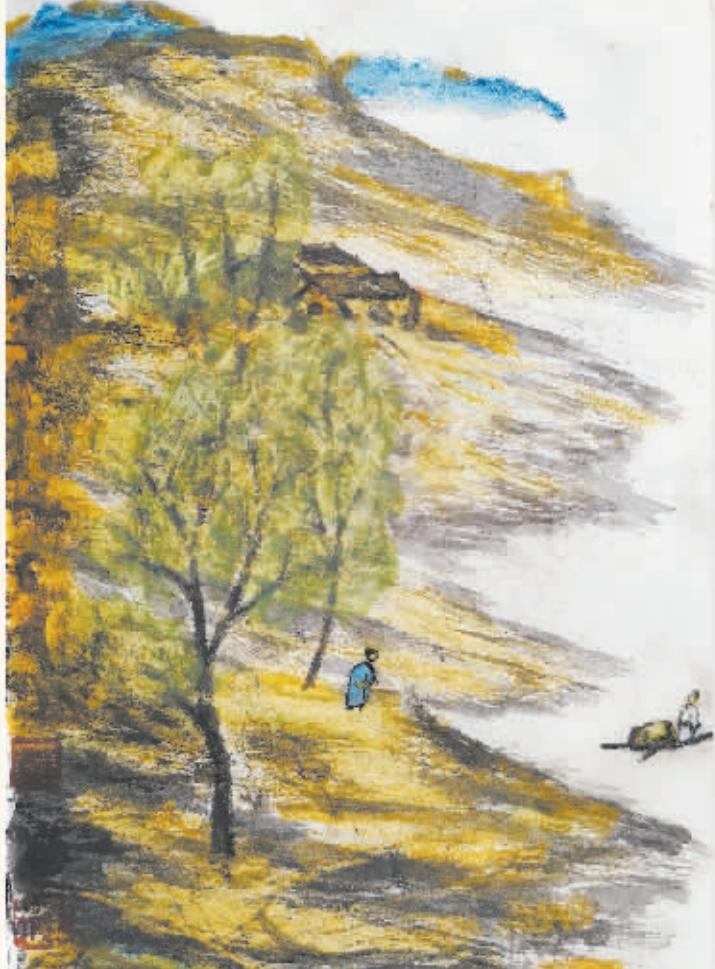
徜徉在女儿城里，感觉时光很慢，慢得可以听见它的呼吸。自是远离了大都市的拥挤与喧哗，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经意间宣泄一次思绪中的惆怅，那早已被尘世喧扰的心扉可以来一次不用期许的停歇，完全与女儿城的激情飞扬握手言和，与土家族地域风情完美融合。此时此刻，瞬间忘记了心中千重顾虑万般忧郁，情不自禁地和他们一起品尝正宗的土家饼，一起洒脱泼辣的轻歌曼舞，一起歌唱永恒的爱情，一起歌唱岁月的静美，一起歌唱祖国的富强。

听说每年七夕节恩施的相亲会都要在女儿城举行，而今天正是活动的最高潮，八方宾客，三万多齐聚于此，甚是壮观。这些土家族少男美女，大都是从四面八方来这里寻找自己心爱的伴侣，赴一场惊天动地的约会，做一次自由爱情的追随者，而我们，也能沾一份爱情的幸运。

女儿城的泼水节，让人想到泱泱华夏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自然也让人想到傣族最盛大的节日——泼水节，他们形式相似，只是内涵不同。傣族泼水节时间在每年四月，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节。据说，泼水节最早源于印度，曾是婆罗门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其后为佛教所吸收，经缅甸传入云南傣族地区。人们在这一天，清晨要采来鲜花绿叶到佛寺供奉，担来碧澄清水为佛像洗尘，随后才是群众性的相互泼水正式开始。而女儿城的泼水节是在每年七夕节，好像专为少男少女相亲服务的，是一场隆重的自由爱情典礼，也是一年一次浓重的相亲盛宴。

听当地的土家族阿姨说，女儿城的泼水节越来越浓重了，今年吸引了周边陕西、湖南、四川、重庆等好几个省市的游客，很多人都是冲着泼水节而来。有的单身男女真是为相亲而来，有的人是想感受这盛大的场面，而我们真的是巧遇。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不期而遇了，在女儿城遇见如此壮观的泼水节，不知道是前世今生做了多少善事，修了多少福才换来的眼福啊！

女儿城的泼水节热闹非凡，为恩施州这方文化深厚的沃土增添了几分浪漫和激情，也为游客留下了一抹浅淡的回忆。



江上行

远村 作

瀛湖

第 1182 期

他从户外采回花来
她把花放在床头柜
和餐桌上

天井立一只大水缸
白天蓄着太阳
晚上卧着星月

那是他们最好的
乡村年华

现在他病床上
她捂着他的手——

“孙子打来电话说，
你的老花镜和大衣扣
在水缸里。”

在运河边饮绿雨

由云栖小镇、梦想小镇回来
看到油纸伞和大运河
一晚上在古街的瓷器里

找杯盏
饮绿雨

良人拽着我
不让我走上拱宸桥
说它没有护栏
她怕我扑进大运河

提闪烁的灯火

桃花潭边香樟亭

我在书房里
好久不见落花流水
好久不见的自然在书页间——

桃花鱼跳出水面
遇到松花鱼
亭台楼阁
挽着我的宽衣袍

我借蜂农的面纱斗笠
向花间的蜜蜂和蜂巢致敬

我老了
不仅爱核桃
更爱露水间的花草蝴蝶

陌生人，你也把我当作旧友吧
我们带着各自的蜜生活在人世

先是麻雀，然后是苍鹭

在池杉林